岁时记

风过芦花满塘秋

高潮

秋风初起的时候，心头总浮起一句不知在哪读过的诗：“一年一度秋风起，又是芦花绽放时。”作者是谁、出处在哪，早已记不清了，只觉得这话像一句古老的邀约，风一递信，芦花便该赴约了。

前些时，进山还见塘边的蒲苇擎着青穗、花蕾紧束，蓄势待放。一场夜雨浇退了秋老虎，天放晴的傍晚，风里裹着潮润的凉意，忽然就动了念头，想去羊山植物园看看。

走不多远，拐过一片水杉林，就撞见了那口方塘。对岸的湿地上，蒲苇已经开得浩浩荡荡。远看那浮在岸线上的一团团素白，像被夕阳揉碎的云絮，不小心落满了塘埂。夕光斜斜地扫过来，花穗上的细绒泛着浅金的光晕，风一吹就轻轻漾开，像冬日里林间水边未化的残雪，却比雪更轻，更柔，带着灵气。

走近了才辨得出蒲苇的筋骨。茎秆像细竹一般峭直，叶片窄而韧，边缘带着点锋利的凉意，齐刷刷地向上挺着，半点不妥协。唯有顶梢的花穗是全然的柔软，蓬蓬松松一大团，像被风梳了百遍的棉絮，轻盈得仿佛下一秒就要顺着风飘走。风势稍大时，整丛蒲苇顺着风势俯下身，茎秆弯出一道韧韧的弧，花穗却散开来，飘成一片迷蒙的白雾。刚与柔、硬与软，就这么天衣无缝地长在一株植物上。

想来蒲苇的性子，原就应是这个样子。生在沟渠边、沼泽地，烂泥里扎根，冷风里抽穗，耐得住旱，也扛得住涝，从不挑拣落脚的地方。它也不跟群芳争时令，春日桃花缀满枝头的时候，它只是一丛静默的青绿；仲夏牡丹开得雍容的时候，它还是一丛沉静的青绿。直等到秋风扫过，百花都收了艳色，它才慢悠悠地吐出穗子，把一塘岸都染成素净的白。开得朴素，也开得坦然，自有一份不慌不忙的洒脱。

站在花前，那些写苇花的古诗就自然而然浮上心头。最动人的还是《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少时读此诗只觉得音韵婉转，站在这片白茫茫的蒲苇花前才忽然懂得了，那份隔水相望的怅惘，从来都不是因为水路迢迢。是这苇花像一层朦胧的轻纱，把所有的念想都隔在了对岸，看得清轮廓，却触不到温度。古来游子见苇花起乡愁，情人见苇花生思念，大抵都是因为这一片漫无边际的素白，像极了心底这份扯不断、沉甸甸的牵挂。

我伫立在一丛蒲苇前，伸手轻轻碰了碰最矮的那枝花穗。细绒立刻沾了满指尖，轻飘飘的，吹一口气就顺着风旋出去，飘向塘中央。凑近了深吸一口气，没有预想中清甜的花香，只有青草的微苦、湿泥的腥气，混着一点夕阳晒过的暖烘烘的草木味。风从蒲苇丛里穿过去，沙沙地响，把远处的人声、山路上的脚步声都滤得轻了、淡了，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那一刻世界静得只剩下风过蒲穗的轻响，连心跳都慢了半拍。我站了许久，直到夕阳沉到山后，暮色一点点漫上塘面，凉意浸了衣袖，才转身缓缓离去。

走的时候风又起，吹得满头满身都沾了细碎的花绒。我忽然笑了，那句记不起出处的诗句，其实不必考究作者。“秋风乍起，蒲苇花开”，我们站在花前的这一刻，就是诗意所在。

固始的秋天

罗勇

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维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杜牧说“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同样是秋天，小城固始的秋天，没有入过诗。它不声不响，该黄的时候黄、该红的时候红。你来了，它在那里；你不来，它也在那里。

固始的秋天，是从凤凰湖开始的。

傍晚，湖畔的春天书屋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翻页的沙沙声。孩子们伏在长桌前，有的低头看书、有的在纸上写下一个一个端正的字或画着一幅一幅生动的小画。

沿着湖边走，脚底下的落叶沙沙地响。柳树的叶子黄了一半，软塌塌地垂着，风一过，簌簌地往水里掉，荡开一圈一圈小涟漪。湖里的荷花却还开着几朵。不是夏日里那般挤挤挨挨，如今只剩三五朵，零星地立着，粉的也不那么粉了、白的也不那么白了，像是旧衣裳洗多了，颜色淡了，反倒耐看了许多。荷叶大多卷了边，有的耷拉下来，像是女人累了，把头靠在男人的胳膊上。荷梗也弯了，但还撑着，不肯倒。莲蓬都变成深褐色，鼓鼓的，有的裂了口。摘一颗莲子，剥开来吃，脆脆的，清甜里带一点苦。那苦味倒不叫人讨厌，反倒让人觉着心里踏实。

从湖边上来，往中原路走，栾花正开着。两排栾树把天遮得只剩一条窄缝，蓝汪汪的。栾花碎碎的，金黄，一簇一簇地顶在树冠上，像撒了一层细金粉。风一来，花瓣就往下飘，落在人肩上、车顶上、地上，薄薄地铺一层。踩上去软软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花是香的，不浓，你得凑近了才闻得到，像小姑娘身上擦的粉，若有若无。

再往西去，春水路的银杏差不多黄透了。那种黄，黄得真、黄得厚，像陈年的金子。阳光照在叶子上，地上就全是碎碎的亮点子，风一摇，亮点子也跟着摇晃。偶尔有一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左一晃右一晃，半天才落到地上。路边的店铺里有人聊着天，声音不高也不低，混着下午的阳光，听得人有些犯困。

城东的蓼东路，是另一幅样子。两排法国梧桐挺立着，叶子都红了，红得厉害，像是谁把半天的晚霞泼在这条街上。那种红是有层次的，深红的、赭红的、橙红的，挤在一起，热闹得很。走在底下，头顶一片红，脚下一片声响。

可就在这满街的红里，路边的紫薇花却偏要开。紫薇花开得正好，一簇簇，粉紫色，水灵灵的。它也不管自己开在什么季节，反正该开就开。紫薇的枝干光溜溜的，摸上去凉凉的。

乡下，稻子熟了，一望无际的黄，风过时，稻浪一滚一滚的。空气里全是稻谷的气味，甜丝丝的，混着土腥味。收割机在地里来回跑，轰隆轰隆的。有的田块小，机器进不去，还得人用镰刀，弓着腰，一把一把地割。太阳斜斜地晒着，照在人身上。干活的人满头是汗，脸上是笑的。问他们累不累，答：“收庄稼么，累个啥。”说完，又弯下腰去了。

秋天在城里，就慢得多了。

早晨有雾，淡淡的，青白色的，把楼房的棱角都化开了。

秀水公园里，打太极的老人一招一式地比画着，慢悠悠的，像在水里划。跳广场舞的，配着时兴的音乐。

午后，阳光斜着穿过香樟树，落下一地碎影子。香樟不落叶，绿还是绿的，但阳光的颜色变了，不那么白了，也不那么晃眼了，变成温吞吞的金色，照在身上，暖而不烫。

太阳慢慢下去。中山大街路口卖糖炒栗子的出摊了。大铁锅，黑砂，老板把栗子在锅里翻来翻去，哗啦哗啦地响。隔一会儿，就往锅里淋一点糖水，滋啦一声，冒一股白烟，那股甜香就一下子散开来，半条街都闻得见。刚出锅的栗子烫手，剥一个，金黄的仁，又糯又甜。放学的小孩、下班的大人，路过都捎一包，揣在怀里，匆匆地往家走。家里有人等着，灯亮着，黄黄的，远远地看一眼，心里就安了。

秋天适合一个人待着。泡杯菊花茶或金银花茶。茶都是自己晒的，夏天里一朵一朵采下来，码在竹筛上，晒得干干的。热水一冲，花又慢慢张开。水是金黄的，抿一口，清苦，回甘。一个人坐在窗前，翻着闲书，看两页，发一会儿呆。天高得吓人，却蓝得发亮。

这个时候，柿子也能吃了，软得托不住，用嘴一吸，蜜一样。石榴咧开了，籽粒亮晶晶的。大家也不说什么正经话，东一句西一句地扯。

窗外天色慢慢暗下来，西边的云彩红一片紫一片。坐够了，人们各自回家。路上凉风一吹，酒意便散了几分，抬头看月亮，又大又圆，低低地挂着，像是跟着人走。

这月亮，也不知道照了多少年了。此刻正照着固始小城，照着凤凰湖里那几朵残荷，照着中原路上铺了一地的栾花，照着乡下刚割过的稻田，照着糖炒栗子摊上那股子白烟，照着正往家走的人。它什么也不说，就是照着。

得空了，就多走走。看看云，听听风，踩踩落叶。买一包糖炒栗子，趁热吃。和想见的人见个面，不必说多少话，坐坐也好。日子快得很，一眨眼，秋天就过去了。可你要是好好地过了这个秋，心里头就会觉得，这一年，没有白过。

固始的秋天，一直就是这样的。不等人，不催人。你来了，它在那里；你不来，它也在那里。

风还是那样吹，叶子还是那样落，糖炒栗子还是那样香。

行走笔记

谭家河记

易格滋

从湖北广水三潭出来，沿着一条不宽的柏油路，驱车向北往信阳方向，不到一里地，路边有河南省和湖北省的界牌，这边是湖北，那边是河南。很多年前的春天，第一次到这里，我把车停在湖北路边，骑着界牌线照过一张相。

立秋没几天，太阳白炽，炙烤着大地，晒得坡上的茅草蔫巴着，驱车至谭家河乡，右转向东，有条河，河水清亮。

车过谭家河乡，路便窄了。说是路，其实是沿着河岸碾出来的一条土带，中间铺了水泥，有的地方窄得只容一辆车过，好在这条路的人少。

河水把太阳光反射上来，一晃一晃，流水的声音响在左侧，一路哗哗地跟着，像是怕你寂寞。

山坡侍弄果树的人说，这河就叫谭家河。河名即地名。好水洗得滩上的沙石亮晶晶的，养得两边坡上的树绿油油的。河底圆溜溜的卵石，大的如牛背、如马臀，小的如猪头、如羊首，水磨去石头的棱角，滑溜溜。水深处泛着青黛，浅处透明，正午的阳光一照，满河都晃着碎金子似的光芒。有些长在水边的野柳，歪着脖子往水面探，枝条垂下来，像蘸着水，写些认不得的字。有一两枝断了，横在水里，便拦住些水草、树叶，堆成一座小小的坝，水从坝上漫过去，发出极轻极柔的声响，像是河水与树枝说着悄悄话。

一个山嘴，连着一个山嘴，忽然视野开阔：谭家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冲出一片宽阔的沙滩。滩上满是细碎的白石子和被水泡得发白的树根，一只白鹭站在水边，单腿立着，一动不动，像一尊小小的瓷像。直至车近了，它才展开翅膀，贴着水面飞，翅膀尖擦着水皮，划出一道细细的波纹，慢慢地漾开去，漾开去。

河两岸山不高，却生得秀气，一重一重的，远淡近浓，像谁用淡墨在宣纸上皴染出来的。山上主要是松树和杉树，也有栽种的梨、桃、杏，桃和杏这个季节只长叶子，梨子有拳头大，争先恐后地从叶子里探出头，密密地，一个挨着一个。绿浪层层叠叠，分出浅绿、翠绿、墨绿，把整个河谷都浸在绿里。山脚处几片梯田，稻子刚抽了穗，嫩绿中带着些微黄，风过，像一匹铺开的绸子。田埂上站着个戴草帽的农人，拄着锄头望着我们，不招手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望着，仿佛他是这山、这水、这田地的一部分，他与它们生了根，长在一起。

密林下的石头上生着厚厚的青苔，滑得很。我找了一块平整些的坐下，把脚伸进水里。水滑溜溜地包围着我，丝丝缕缕的凉意，瞬间平复了我燥热的身体，像吃过夏天井水里冰过的西瓜。几尾小鱼游过来，啄我的脚趾，痒痒的，我一动，它们便摇着尾散开，过一会儿又聚拢来，试探着，小心的样子，像一群淘气的孩子。岸上不知什么鸟在叫，一声长、一声短，叫得人心里空空的，却又满满的。是童年的影子么？是走远了的日子么？

太阳渐渐偏西了，把山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横在河面上，把半边河水都染成了暗绿色。另半边还亮着，亮得晃眼，水波粼粼，如撒了一河碎银子。这时候的河，明暗交织、动静相宜，让人想起些什么，又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就那么呆坐着，看水，看山，看光与影的变幻。

暮色从河谷里升起来了，先是淡淡的青，在树梢间游移，渐渐地浓了、厚了，把山的轮廓洇染得模糊起来。河面上起了薄薄的水汽，丝丝缕缕，如纱、如雾，贴着水皮飘荡。对岸的村庄里亮起了灯，一点、两点，零零星星，倒映在水里，随着波纹颤动，分不清哪是天上的星，哪是人间的灯火。

回到车上，发动引擎。车灯亮起来，切开了前面的黑暗，河水在灯光里一闪，便隐入夜色了。我慢慢开着，车轮碾过沙土路，发出沙沙的声响，和着河水的哗哗，竟分不清哪个是路的声音，哪个是水的声音。路和河，原是在一起的，它们一起从谭家河乡出发，一起穿过山、穿过谷、穿过光阴，往李家寨方向去，往更远的地方去。

此刻，水汽把整个山谷都裹了进去。可我知道，明天太阳一出，水汽会散，河水依然清亮亮，依然哗哗地流，像许多年前一样，也像许多年后一样。不知道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还有这儿的树，会不会记得有个异乡人，曾在此流连。

诗风词韵

稻谷的一生

李胜志

抱紧泥土
倒头就睡
一场春雨过后
种子发芽了
弱不禁风的苗苗
排兵布阵
要下一盘大棋

像流星雨
一把一把的秧苗
被扔到了水田里
没有波澜
没有起伏
只有小小的浪花
映入我的眼帘

分秧就像分红
小心翼翼
不能多
也不能少

一笔一画的秧苗
写在田字格上
成了天下最美的书法

在泥里扎根
在水里成长
抬头挺胸
天天向上
风一吹
雨一打
就成年了

秋收季节
儿孙满堂
沉甸甸的稻穗
低头不语
等待收割
等待颗粒归仓
等待实现一生的梦想

文化探薮

浅析李一冉山水画风格

李彦澔

中国山水画绵延千年，形成一套成熟完备的审美体系与技法范式。范式是前人艺术智慧的结晶，但也极易束缚后世创作者。明清以来，不少山水画家闭门临古，沉溺于古人山水图式，脱离自然现实，画面日渐僵化空洞。近代以来，黄宾虹、李可染倡导“师法自然”，重新打通人与自然、笔墨与生活的联系，为山水画开辟革新方向。进入新时代，一大批中青年山水画家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走出画室，深入生活，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山水样貌，李一冉便是其中一位。

纵观李一冉系列山水作品，大量创作源于写生，从自然物象中汲取营养并转化为笔墨造型。他笔下的山水不同于传统山水画的程式化样式，而是充满生活气息的人间烟火，富有独特的艺术特质，形成了个人的艺术风貌。深入剖析其山水艺术特征，对于研究当代写生型山水画创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师法自然，以写生重构山水创作逻辑

写生是李一冉山水画风格的根基，也是贯穿其艺术实践的核心路径。在他的创作观念之中，写生绝非简单描摹自然物象，而是创作者与山川自然对话、淬炼艺术感知的过程。

传统山水画创作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理论也是李一冉遵循的创作准则。长期以来，他行走于自然山川、幽谷大壑、古树民居之间，将不同的山石结构、房屋造型，尤其是新时代农村的太阳能路灯、新民宿等新元素进行提炼、重组与升华，舍弃自然中琐碎杂乱的细节，保留山川物象中最动人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眼中之景”向“心中之境”的转变。

二、以线立形，墨色相生，兼具书写性与生命力

线条是构成李一冉画面的主要特征，也是他善用的表现方法。他尤其钟爱刻画参天古木。粗壮树干以顿挫有力的长线勾勒，行笔快慢、提按富于变化。线条时而凝重厚实，表现老树粗糙斑驳的树皮；时而婉转屈曲，还原枝干自然扭曲生长的姿态。树冠繁密枝叶运用短线、点皴交错组合，层层叠加，疏密排布错落有致。

丰富的墨色层次、有意味的空间分割也是李一冉重要的艺术创作手段。其写生创作大多以水墨写生为主，时有施以淡彩，突出水墨张力。其擅长用浓墨描绘茂密的树冠，用淡墨晕染远山、溪谷、雾气，枯笔表现老树枯枝，湿墨表现涧水与荫蔽。他常用浓墨密林与大面积留白形成强烈对比，留出山涧溪流、山间云雾。繁密林木是画面实境，留白构成虚境，虚实相互穿插，做到密而不闷、繁而不乱。李一冉精于留白透气，依靠墨色轻重拉开前后空间，依靠笔墨自身节奏营造深远空间感。

三、密林藏居，构建独树一帜的山水空间

观看李一冉一系列山水画，最直观的特征便是稳定且辨识度极强的构图模式，可以概括为前景古木参天，村居隐于林木深处，即“密林幽居”式构图。

传统山水画构图丰富多样，常见“远景高山、中景流水、近景坡岸”三段式经典布局，追求开阔深远的视觉感受。李一冉打破这种经典范式，将高大古树放置画面前景，占据画面大量区域，繁密枝干层层延展，形成视觉屏障。

这种构图具备多重审美价值。参天古木形成天然框架，拉近观者与自然的距离，带来身临其境的沉浸感；林木的“藏”与村居的“露”制造画面节奏感，形成含蓄幽远的审美趣味。在空间处理方式上，他以自然感受为基准，根据画面意境自由调节远近关系。近处树木刻画细致，远山趋于简淡概括。溪流、山道作为画面动线，引导视线穿梭山林，贯通整体画面。画面巧用留白，极具巧思。溪流、河滩、山间空地、云雾都以留白处理，在层层浓黑树林之间留出气口，是其画的一大特征。

四、营造富有烟火气息的乡土诗意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传统山水意境，大多偏向出世审美，画家塑造远离人间的仙山胜境，寄托避世、归隐的精神追求。李一冉山水画的最大突破之一，就是重塑山水意境内涵，脱离虚无缥缈的神仙山水，转向可居可游、充满人间温情的乡土家园意境。他的画作，没有奇峰异石、隐士草堂，取而代之的是普通乡村民居、溪涧小舟、村口老树。他不去刻意美化乡村，渲染田园牧歌式的浪漫，而是客观呈现山林村落本真样貌。幽静的山林与朴实民居融为一体，构建独属于他的审美格调：幽静而不孤寂，平淡而不寡淡，厚重又不失空灵。

总之，李一冉的创作风格是以书法线条为根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走出画室，依靠写生对接现实世界，用鲜活的自然素材激活传统技法，不割裂传统，不畏惧革新。他继承“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理念，描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将古木、村居构成全新图像符号，拓展山水画题材边界，证明传统笔墨完全可以表现当代乡土景观。

客游甘冲

王群兰

四面青山联成环，
长溪方塘槿麻田。
早客方有足鸡豚，
小楼把酒风正酣！